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批准号: 05JC860013)

网络语言 的传播与控制研究



——兼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

WANGLUO YUYAN DE
CHUANBO YU KONGZHI **YANJIU**

◎ 王炎龙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
(批准号: 05JC860013)

网络语言 的传播与控制研究

——兼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

WANGLUO YUYAN DE
CHUANBO YU KONGZHI YANJIU

◎王炎龙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特邀编辑:王 隽 曹冯川
责任编辑:王 冰
责任校对:徐 凯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李 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网络语言的传播与控制研究:兼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 / 王炎龙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9.6
ISBN 978-7-5614-4404-7

I. 网… II. 王… III. 互连网络—应用语言学—研究
IV. TP3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94027 号

书名 网络语言的传播与控制研究 ——兼论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

著 者	王炎龙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14-4404-7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8.75
字 数	244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电 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内 容 简 介

网络语言作为网络媒介传播的一个重要范畴，已经引起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从网络语言出现以来，对于它的研究已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但总体来看，网络语言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系统全面、多学科交叉地研究网络语言，是一项值得探讨的课题。本书正是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以新的视角和多元方法对网络语言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尝试。

从研究视野来看，本书对网络语言的研究走出了狭小的本体语言学的局限，走向更为宽广的研究视野。从传播学、文化学、社会学、生态学以及系统论等角度，对网络语言传播进行多维度的审视，为网络语言的研究在语言生态和网络文化传播中提供客观而系统的视角。本研究以问题为出发点，对网络传播中出现的网络语言现象进行理性的解析和审视，以充分把握网络语言的传播现状和特点为基础，以掌握传播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为目标，梳理复杂的问题并达到科学的认识。

从研究内容来看，网络语言的传播与规制涉及很多层面，本书试图结合网络媒介中网络语言传播的表现形式，归纳网络语言传播的特征规律，探讨其语言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对于网络语言使用主体之一的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培育，以及由此引发的网络语言的规范问题。本书从网络语言的系统建构、网络语言的传播阐释、网络语言的文化视阈、语言传播的网络素养以及网络语言的规制策略等五个方面，系统地论述了网络语言这一研究对象。通过深入探索，本书全面透视了网络语言传播中涌现的各种现象，尝试分析并解决网络语言传播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第一，在语言传播和应用



中, 如何处理好通用汉语与网络语言的关系, 厘清网络语言的传播价值, 探索消解其负面影响的途径。第二, 如何调查评估网络语言在网络传播方面的特点, 重点分析其使用群体、传播规律和受众心理。第三, 在网络环境下, 探索未成年人与网络语言的特殊而直接的关联、网络语言的生成机制是什么, 如何找到引导策略, 探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的教育规律和机制。因此, 本研究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研究试图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方法, 以实现研究的深入和结论的科学、正确, 并力求研究的创新。在研究中力求克服当前网络语言研究停留在描述阶段的缺陷, 注重文献研究和调查分析相结合。一方面, 通过对网络大量“真实文本”的研究, 从网络语言的特征、类型、生成机制、传播范式、文化呈现、网络素养和规制策略等层面进行系统研究, 总结其内在规律, 从而构建互联网语境下网络语言相对完整的体系, 促进语言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另一方面, 通过网络调查和实地调查, 力图发现网络语言传播的现状和特征, 以指导语言的传播实践。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网络语言的媒介化生存	(24)
第一节 网络语言的媒介化呈现	(25)
一、语言的媒介化趋势	(25)
二、网络语言概念厘定	(27)
三、网络语言构型分类	(31)
第二节 网络语言的多样化特征	(41)
一、语言的建构化创新	(41)
二、语言的功利化传播	(46)
三、语言的功能化呈现	(51)
四、语言的批判化表现	(53)
第三节 网络语言的生成机制	(55)
一、传播环境营造：网络交际模式的形成	(56)
二、传播主体基础：网民群体的壮大成熟	(59)
三、传播心理土壤：社会集体心态的支撑	(63)
四、网络文化发展：语言系统的不断完善	(66)
第二章 网络语言的传播阐释	(69)
第一节 网络语言的传播路径	(69)
一、传播语境：狂欢化的拟态空间	(70)
二、传播渠道：多元化的交流平台	(74)
三、信息噪音：变异性的语码干扰	(81)
四、传播把关：自由化的舆论领袖	(85)



第二节 网络语言的传播范式	(89)
一、网络部落的集群范式	(90)
二、仿效经典的开放范式	(93)
三、融合消解的复合范式	(99)
四、语权均等的共享范式	(102)
第三节 网络语言的传播归属	(105)
一、人际传播：网络语言的编码解码	(106)
二、群体传播：公共领域的话权分配	(111)
三、小众传播：数字鸿沟的信息落差	(114)
第三章 网络语言传播的文化视阈	(118)
第一节 文化传播视角中的网络语言	(119)
一、网络语言的文化背景	(119)
二、网络语言的文化承载	(122)
三、网络语言的文化责任	(128)
第二节 跨文化传播中的网络语言	(130)
一、网络语言的融合趋势	(131)
二、外来文化的多维影响	(136)
三、网络语言的本土认同	(140)
第三节 亚文化崛起中的网络语言	(144)
一、暗语化表达：虚拟社区的身份识别	(145)
二、平民亚文化：草根化民间话语广场	(147)
三、消费文化的亚文化：符号娱乐消费	(150)
四、亚文化审视：双重的文化影响	(152)
第四章 网络语言传播的素养培育	(159)
第一节 网络语言传播与素养偏差	(159)
一、网络素养的内涵思辨	(159)
二、语言交际的变异表征	(162)
三、语言传播的伦理缺失	(168)

第二节 网络语言传播的素养培育·····	(172)
一、群体心理解析与绿色社区重构·····	(173)
二、语言暴力与治理机制·····	(178)
三、网络道德意识和思维模式培养·····	(185)
第三节 网络语言与网络素养的实证视角·····	(188)
一、触网行为分析·····	(190)
二、网语使用分析·····	(194)
三、网络语言中的网络素养透视·····	(199)
第五章 网络语言传播的规制路径·····	(202)
第一节 网络语言的传播失范·····	(203)
一、交融与冲击：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影响·····	(206)
二、颠覆与解构：网络语言对人际传播原则的挑战·····	(210)
三、偏向与修复：网络语言对传统道德的影响·····	(217)
第二节 网络语言的使用规范·····	(221)
一、网络语言的规范原则·····	(223)
二、语言立法与语言权利·····	(228)
三、网络语言的舆论治理·····	(235)
第三节 网络语言的引导·····	(239)
一、语言传播教育·····	(240)
二、网络文明倡导·····	(244)
三、语言自我净化·····	(247)
结语·····	(251)
一、网络语言传播与控制的发展观·····	(251)
二、研究启示·····	(258)
参考文献·····	(260)
后记·····	(273)

绪 论

在现代信息社会，互联网的发展正逐步改变人们的思维模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新的语言生态也在渐变。而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相应的语言生态。在新的语言生态体系中，语言的新语体——网络语言作为语言群落中的重要形态，日益彰显其生命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网络应用和研究得到大力发展后，活动在网络虚拟空间，具有自主、开放、包容、多样和创新特点的网民群落逐渐创造了网络语言，即网民之间交流使用的语言符号，例如数字、符号、拼音、汉字、英文字母杂糅甚至表达病句，成了“正统”语言并成为网民的习惯用法，而规范汉语却变成另类表达方式。网络语言是人们在网络交流中所运用的工具，是网民用来表达他们的网络情感和生活的语言，是在网络语境中传递和交流信息的载体和社会语言的变体。它与现实中的语言传递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流对象部分信息的缺失。可以说，网络语言是一种由网民自行创造、在网上流行的语言。由于网络语言随意性大，不具有任何的规则性可言，故而在网上聊天室、QQ 和 BBS 上广泛使用。网络语言没有把关，其创造力不受“正统”传媒编辑的过滤和限制，网民可以自己制造和选择，自由使用和传播。共同创造，平等地参与传播，使网上的流行语具有更彻底的约定俗成性。

2005 年 12 月底和 2006 年 5 月，两条关于语言传播的报道，在语言学界和传播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2005 年 12 月 29 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该办法明确规定，



“国家机关公文、教科书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同时，“新闻报道除需要外，不得使用不符合现代汉语词汇和语法规范的网络语汇。”

2006年5月22日，在“2005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国家语委首次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告。其中对BBS用字用语情况进行了调查统计。通过对我国7所高校的BBS用字用语情况的调查发现：（1）BBS汉字使用数量（9793）高于平面媒体（8225），标点、符号等的使用量（55.07%）高于汉字使用量（44.73%）。（2）高频的前127个汉字的覆盖率达到50%；当覆盖率达到90%时，出现汉字923个，这些字还都是简化汉字。（3）网络用语几年前大量出现，近年增长速度趋缓。（4）网络词语具有不稳定性。

这两则信息都关乎网络语言。上海市在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中，明确提出要控制网络语言的传播，表明政府部门对网络语言传播问题的高度重视。《语言生活状况报告》中网络语言在语言生态中所占有的较大比重，表明了网络语言在私密空间与公共话语领域中的泛滥性传播状态。语言的丰富化与规范化趋势，迫切要求人们对网络语言的传播与引导予以积极关注和研究，网络语言的研究很快成为一个既有理论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这成为本研究的重要缘由。

—

本研究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现实依据：在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新词新语的不断嬗变，为我们提供了纵向的参照；而在网络信息时代，媒介的多样化趋势使语言生态衍生了新的语体语种。研究其如何共生共存，成为本研究的现实基础。

从远古的结绳记事到今天的多媒体传播，语言文字及其表现形式一直在演变。从古代运用甲骨文记录生活和描绘事物，到后来新的语言文字和书写方法的涌现，语言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扬弃的过

程。如果考察语言的逻辑性发展，可以发现，汉语言是呈波浪式前进的，每当旧的语言逻辑性被打破时，新的语言随即建立新的内在逻辑。从春秋战国的文献经典到明清时期的小说，汉语内在的逻辑性和规范性使古代语言在几千年中一直是一脉相承的。但白话文运动打破了传统语言的内在逻辑，创建了语言新的平衡和规范，新词汇大量涌入，使原有的语言模式无法承载重负，语言的变革也就成为必然。

语言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真实地折射出社会的发展轨迹。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社会变革，都会涌现出一大批新词语。近百年来，中国形成了三次新词语大规模涌现的高峰。俞香顺在其《传媒·语言·社会》中做了系统阐述，他认为，中国近代、现代、当代大众传媒见证了语言变化的“三次浪潮”，是语言变化的风向标。从清朝末年到“五四”前后，承载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新思想的新词语输入中国；大量的日语进入汉语词汇系统，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梁启超所创办的《时务报》、《新民报》与“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等成为新词语的通道。这是新词语的“第一浪潮”。从1957年至1976年近20年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经历了巨大冲击。作为时代的棱镜，新词语也滔滔滚滚顺应时势出现，大量的政治词语、缩略语产生。“两报一刊”、广播电台与大字报、“文革”小报等记录了新词语，语言的政治化、暴力化、套语化倾向以及对古典语言的“活用”等都是语言学史上的独特存在，这被称为新词语的“第二次浪潮”。从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词汇系统呈现出空前的活力，新词语以平均每年800个的速度产生，报纸、广播、电视以及新兴的网络媒体成为新词语的舞台。这是新词语的“第三次浪潮”。^①

新词新语的三次浪潮，也体现了百年历史中汉语与传统文化关系的断裂和融合。“五四”运动发起的“新文化”运动以西方文化作为价值取向，人们的思维以及表达方式受到西方话语的影响，对

^① 俞香顺：《传媒·语言·社会》，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33~57页。

传统文化作了片面极端的理解，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取代，造成了现代汉语与传统文化的断裂，但这也是中西文明交融的新起点。著名作家肖复兴认为，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变革的年代，必然导致相应的文化变革。比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语言大量被应用在汉语中；“五四”时期，大量西方语言的进入，造就了今天的白话文。语言不仅是一种符号，它也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肖复兴举例：如果没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哪有一代人的科学与民主？而一些外来语翻译得非常到位，比如可口可乐、宜家等。同样，当新词语已经融入我们的生活，比如年轻人都熟知的 NBA，还用在后面加上注解吗？^①当然，“文化大革命”期间汉语与传统文化的隔离，使政治话语模式成为中国人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从公共话语到知识分子的语言都被单一的政治话语所替代，造成了汉语和传统文化的真正断裂。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大环境有了很大改变，音译甚至照搬外来词语的现象也多起来了，英语在这一点上处于首位，其次是日语，如已广为流传的 IT、WTO、AA 制、卡拉 OK 等。这些变化发生在中国全球化的进程中，汉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西方文化和网络文化的冲击，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价值内涵与传统文化的血缘关系逐步远离。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新词语大规模出现的热潮一直没有降过温。这一点最初表现在商业活动中，进而因为影视和传媒的发展，推广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生活中。

近年来网络媒介的发展，书写的革命无疑是打破原有语言模式和规范的重要原因，书写速度和书写容量的无限量增加，带来创作的新跃进；另一方面，网络时代创造了许多属于网络时代的语言，网络语言自身的特点将打破现有的语言规范，也将打破现有语言内在逻辑的平衡性。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的吸纳和传统语言对网络语言的改造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使彼此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此之前，两者之间没能更好地建立有机的联系，当两者出现在同一语言

^① 罗昌平：《让新词语来得更猛烈些吧》，<http://www.edu.cn/20030115/30759511.shtml>。

场景时,易产生游离之感,缺少较强的逻辑联系。在旧的语言规范被打破后,新的语言规范没能很好地建立,使网络语言相对传统语言显得支离破碎。当然,对一种新的语言现象的研究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网络语言总体上借用了传统语言的特点,只是在运用过程中有了改造,具有自身鲜活的特点,只是这种特点相对传统语言来说,显得相对脆弱,还不成熟。^①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汉语新词不断增加,并出现多元化趋势。在不同地区产生的新词往往互相渗透。例如“的士、泊车、拍拖、信息”等本是粤港澳词语,现在在很多地方流行使用。而网络传播的盛行,更为语言交际提供了广阔平台。“网络中也建立了一些实际地点,它们的构造就像是房屋和城镇。在这里各类活动有不同的建筑物,如酒吧、住宅或那些使用者决定的形式。使用者建设他们自己的地方,可以进行装饰,并根据自己的喜好摆放家具,而且你进入这里活动时,得经过一个入口。在这个景观中,使用者可以四处闲逛,会见朋友、聊天,等等。然而,人们对在网上如何建立人格,对网上的交流地位,对网上交流是否比别处交流缺乏意义提出了一大堆问题。”^②因此,网络交流需要借助更丰富的手段来弥补传统语言交际的缺憾。

陈原认为:“现代社会生活的某种特殊情境,不能使用或不满足于使用语言(有声语言或书写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常常求助于能直接打动(刺激)人的感觉器官的各种各样的符号,以代替语言,以便更直接,更有效,并能更迅速地作出反应。”^③的确如此,中文表达本身存在一定的缺憾,在网络这个个性飞扬的特殊情境里不足以使网民的思想得以尽情宣泄,于是网络语言在这个寸秒寸金的世界出现了。网民们对一些汉语和英语词汇进行改造,大量使用

① 欧红秋:《网络语言对传统汉语语言的挑战》,《黔东南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英] 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0页。

③ 陈原:《社会语言学》,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4页。



谐音字,对文字、符号、图片等随意链接或镶接且手法样式不断推陈出新。这群在年龄、学历、智商、收入上均占优势的网民在网络交流传播过程中自然会闪烁出智慧的火花来。他们喜欢在“网站”、“主页”、“桌面”、“界面”中生活,并不断地在“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自如穿梭。从这个层面说,网络语言已经成为年轻人在网上彼此交流的最基本、最常用的符号了,传统语言根本无法完全满足他们顺畅的网际交流。再者,网络社会同时是一个多语社会,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都可以登录同一个网站,通过频繁的语言接触产生语言混合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①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我国网民数量达到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网民规模跃居世界第一位。中国网民中接入宽带比例为84.7%,宽带网民数已达到2.14亿,宽带网民规模世界第一。同时,我国CN域名注册量也以1218.8万个超过德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调查还显示,博客、个人空间和论坛/BBS跻身前十大网络应用方式,反映了中国网络应用的新特点,社交类网络应用在中国呈兴起之势。拥有个人博客和个人空间的网民比例达42.3%,用户规模已达1.07亿人。网络社区作为“个媒体”、“自媒体”展示的空间,让网络功能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全民参与、深度影响社会生活的网络产品和应用方式。这一趋势让网络传播和网络语言交流有更大的生存空间。

二

对于新词新语的关注和研究,中国产生过两次热潮:一次是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口号是“为了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另一次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产生至今的一段时期,开始对“纯洁”和“健康”进行反思,但语言学界对于新兴词语的态度一直比

^① 毛力群:《网络语言:一种全新的语言模式》,《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较严谨、冷峻、挑剔，限制之声多于肯定之声。网络语言出现以来，对于它的研究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有人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有人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进行研究，也有人从语言规范的角度展开讨论，目前较多的集中在词语研究方面。

国外网络语言的研究起步较早，早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即已开始，近十年来其研究更是迅猛发展。1997 年，美国哈特福德大学世界语言问题研究和资料中心主持召开了一次“网络和语言”研讨会，会议讨论了网上语言、英语作为网络通用语的地位问题以及基于网络的语言教学问题。2003 年 9 月 18 日至 20 日，第一届国际网络语言研究大会在西班牙召开。这两次会议标志着网络语言研究引起了世界语言学界的关注。2002 年和 2003 年在 *Language* 和 *ELT Journal* 杂志上频频出现关于网络语言研究的论文和书评，从研究内容来看，国外网络语言研究的范围也比较广，主要包括网络语言的语言要素变异、网络语言和网络符号的生成原因、网络语言与文化关系，等等。^①

与此同时，西方部分国家表现出对于新词新语的关注，有些国家还专门编撰了“词典”：如阿根廷学者戈韦略和记者奥利韦里编纂的一部《危机词典》，吸引了广大读者的眼球。这本特殊的词典收录的尽是“小畜栏”、“敲锅砸盆”、“拦路抗议者”、“倒债”、“排队者”、“比索化”等“灰色”字眼。这些被阿根廷百姓创造或引申出来描绘艰难时世的新词汇，不仅反映了自 2001 年末开始席卷该国的经济危机给当地人民带来的苦难，也给西班牙语增添了许多饱含辛酸回忆的新词。《危机词典》收录的 300 多个词语不仅取材于本次经济危机，还包括在 1890 年、1930 年和 1970 年间阿根廷发生的数次经济、政治危机中人们普遍使用的词。这些词有些只是昙花一现，有些却获得了强大的生命力，一直沿用下来。比如诞生于 1928 年的“蝗虫人”一词，算得上词典中收入的最古老的“危机词汇”之一。那时候，政府雇用大批失业者到农村地区敲打铁锅驱

① 王苹：《网络语言形成源流探析》，《深圳大学学报》，2007 年第 2 期。



赶入侵的蝗虫，一时间阿根廷人对当“蝗虫人”的工作趋之若鹜，但今天知道这个词的人就寥寥无几。^① 西班牙还出现了第一部手机短信在线“词典”，手机用户不仅可以通过发短信的方式查询这部“词典”，还可以将新出现的短信缩略语加入到“词典”的词库之中供大家使用。数量庞大且以年轻人为主的短信爱好者们已经总结出了一套独有的、实用的沟通语言。这部“词典”收录的缩略语中包括许多日常口头语，比如“xao”代表“chao（回头见）”，“tqm”代表“tequieromuch（我很爱你）”，“asias”代表“gracias（谢谢）”等；同时还包括流行的用标点组成的脸谱符号，如“；-”代表挤眉弄眼，“：-”代表失望，“：-*”代表飞吻等。除了作为“普通话”的西班牙语（Castellano）以外，这部“词典”还包括了东部加泰罗尼亚、北部巴斯克和西北与葡萄牙接壤的加利西亚地区的方言。从现在起，西班牙手机用户可以通过发送短信到特服号码台来查询不明白的缩略语，还可以通过发送短信或登录网站的方式向“词典”的词库中添加新的词汇。^② 另外，由我国学者赵福泉、吴宝新等编著的《日语新词新语词典》，该书共收新词 4000 余条，一部分是社会生活中出现并融入日常生活的新词，一部分是经济贸易、财政金融、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城市建设、军事国防、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新事物、新词语。由于日本报刊中经常使用英语缩写词，该书在最后也收入少量的缩写词；还收入少量的英语缩写词与和语、汉语结合起来的复合词。

就国内而言，近年来，关于网络语言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也涌现了一批成果，还有一些成果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应该说，这些学者提出了一些真知灼见，但他们更多的是从语言学角度进行研究，其他的大部分研究还处于感性评论阶段，缺乏全面调查和科学

① 俞彤：《阿根廷出版〈危机词典〉新词汇饱含辛酸回忆》，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1/11/content_686433.htm。

② 何晓鸿：《西班牙诞生第一部手机短信缩略语在线词典》，http://news.ccidnet.com/art/946/20051026/358303_1.html。

论证。总的来看,网络语言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主要的研究成果有词典、专著和大量的论文。

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出版了两本关于网络语言的词典。易文安编著的《网络时尚词典》是中国第一本网络语言词典,这本词典按网络用语的类型对词语进行了重新组合,分为网络时代的暗语、俗语、专业术语、机构与公司、数字语言等几个大类,是一部关于网络文化的实用工具书。第二本词典是由于根元主编的《中国网络语言词典》,这是由语言学界编写的第一本网络语言词典,共收录网络词语 1305 条,释义简明通俗,例证丰富,并在书末附有脸谱符号。此外,还有一本非正式出版的网络词典《金山鸟语通》,它是 2003 年由众多不知名网友对两三年内网络语言中创新的部分做的整理归纳,收集了千余个网络聊天专用词汇,它以开放的网络文本为载体,通过超链接成为各论坛中的热点,广大网友可在转贴中不断对其进行修正和补充。这本词典是一本动态词典,可看做是网络语言的使用者编写的第一本网络用语词典。另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新词语词典》收集了 2200 条新词语,涉及政治、财经、信息、医学、环保、体育、法律、教育、军事、科技等热点领域,其中财经类 200 条、信息类 300 条,这两者加起来占到词典总条数的 1/4。值得一提的是,它将房地产类新词语单独列出,而政治类的“小康社会”、“西部大开发”以及科技类的“城铁”、“纳米技术”、“孵化器”等,也直接关联着人民的经济生活,另外,如“涨停板”、“蓝牙技术”、“克隆”、“黑哨”、“波波族”、“亲水住宅”……甚至连“包二奶”、“泡妞”等词语也涵括在内。这些词典对新词新语和网络语言做了系统整理。另外,宋子然连续主编了数部《汉语新词新语年编》,收录近 10 年间出现的汉语新词新语和产生了新义的旧词,李行健等主编的《新词新语词典》,收录了 1949 年至今现代汉语中出现的新词新语 8400 余条。

国内的于根元、刘海燕、刘能镛、吕明臣等也对此做了相对系统的研究。于根元的《网络语言概说》是我国网络语言研究的第一本专著。该书探讨的内容主要有:互联网的历史和网络语言的发